

百倍奉还



时空缉凶

[查看详情 >](#)

我回了家，躺在沙发上静静看着手机。

很晚了。

该休息了。

可我一点睡意也没有，看着黑暗的天花板，脑袋里什么也没想，却根本安定不下来。

我尝试着伸出手摸了摸后边，想摸一下念之的脑袋。

但我只摸到了空荡荡的沙发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念之已经不在我的身边了。

不知为何，一股强大的恐惧忽然占据我的内心。

在我去解决潘伟强的时候没有，在我面临警察追捕的时候没有，在我潜入连家兄弟住处的时候也没有。

明明我是一个不会恐惧的人，甚至当苏清河将枪对准我的那一刻，我也只是一笑而过。

可是现在.....我却有种难以言喻的害怕。

在这个 115 平方空荡荡的家里，寂静得厉害，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若是仔细倾听，当耳朵压在沙发上，能听见耳朵血管传来的脉搏。好像时钟走路一样 滴答 滴答



我睡不着，无论如何也没有困意。

强烈的恐惧让我将身体缩成一团，我尝试着抱紧枕头，一次次听着妻子的语音。

「宝宝，我这边下了好大的雨，我好想你.....」

「宝宝，我这边下了好大的雨.....」

我循环反复地听着，声音在空荡的无人的屋子里形成回音。

原来我的家这么大。

原来我的家这么安静。

「为什么只留下我一个人.....」我拿着手机，呢喃着说，「为什么你们都在那边过得好好的，只留我一个人守在这里？念之在你的身边了吗？它还是在你的脚边撒娇吗？」

宝宝.....

我这里好安静，我好害怕。

我其实好怕黑，我不喜欢一个人睡。

我讨厌一个声音会在房间里传得好远好远，却根本得不到回音。

以后究竟谁来陪我一起想着你.....以后当我睁开眼睛，到底要抱着什么样的期望，才能迫使自己醒来，接受这个没有你的世界？

明明说好了。

生与死从来不能把我们隔开。



我一夜没睡，无论怎么想去睡着，脑袋都是清醒的，却失去了感受自己活着的能力。

早晨来到医院，我给苏清河带了些吃的。

他的情绪还是没能好转，坐在床上与我一起吃着早餐，也许是看见了我的黑眼圈，他说：「你昨晚没睡好吗？是不是没有念之陪着，你就心里不安稳？」

我轻声说：「和你有关系么？」

他沉默片刻，忽然说：「我搬过去和你一起住吧？」

我摇头说：「不用了。」

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然后说：「若雪似乎还在生我的气，我早上给她打电话，她却根本不接。我多打了两个，还给我摁断了。以前我们吵架的时候，她最多一晚上就恢复了，还是那么傻呵呵的样子。」

我说：「这也证明了她昨天的认真，同时说明了你的残忍与无情。」

他忽然说：「小常走了，你可能不记得他是谁，之前你住院的时候他来过。」

「我记得他。」

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」

「什么忙？」

苏清河把家里的钥匙拿出来递给我，他说：「你去我家拿出我的笔记本电脑，桌面上有个文件夹，名字叫我们，里边是我和大家的合照。我想你去把有小常的照片都打印出来，警队会交给他的父母。」

他苦笑一下，最后说：「我这两天听见幽默的笑话也笑不出来。」

「可惜我不是在幽默，我是真的在嫌你。」

我拿了钥匙，帮他把病房整理一下，随后就出门了。

来到苏清河的家，我才发现事情没我想的这么简单。

韩若雪是一个喜欢大大咧咧的女孩，她在家里从来都是不修边幅，用苏清河偷偷跟我们吐槽的话来说，只要苏清河不收拾，她甚至能把一桶泡面放到发霉的程度。

他们家总是乱的，唯独会有一些地方很干净，那就是他们的照片墙，上面摆满了韩若雪跟苏清河的回忆。

然而此时.....照片都被撕烂了。

墙壁上所有的合照，都被撕成了两半，只贴着苏清河自己的照片。

我不由得苦笑，韩若雪这丫头是真的发飙了。

我打开笔记本电脑，然后点开了文件夹。

文件夹里是刑警二队的照片，有他们执行任务时的，有训练时的，还有各种聚餐跟活动。

苏清河总是坐在照片的最中央，大家喜欢围在他的身边，小常总是在他的身边。

照片上的人，如今有许多已经跟苏清河阴阳相隔了。

有张照片里，小常立功的时候，是他亲手帮小常整理勋章。

小常笑得很开心，满脸的春风得意，但是他的笑容没有持续很久，下一张照片



誉墙。

画面里，苏清河的名字下面挂满了勋章，小常拿着自己孤零零的唯一勋章，先前的笑容变成了满脸的幽怨。

文件夹里不止有照片，还有他们拍摄的视频。

点开视频，那镜头很乱，应该是刑警二队的同事们自己拍的。

苏清河挂好了自己的勋章，他拍拍小常的肩膀，让他继续努力。

小常说：「好了队长，你就不要在这儿刺激我了，我迟早拿个比你更厉害的，而且还得是你从来没拿过的。」

视频里有人起哄说：「比苏队功劳大，那你不是要牺牲了吗？」

苏清河立即扭过头，很严肃地对拍摄者说：「胡乱讲话！」

当初他们的一个笑话，如今却成了真。

也许，小常这次真的能拿到了比苏清河还高的荣誉。

可惜他没能亲眼见证这一刻。

我取出了苏清河的 U 盘，将有小常的照片都拷贝到了 U 盘上，然后去了复印店。

打印好照片，我就去了公安局。路上苏清河给我发来消息：「能不能帮我哄哄若雪，她一直不接我电话。」

我回复说：「拒绝了姑娘的求婚还想复合，真是妥妥的大渣男。」

来到公安局，我将小常的那些照片交给了前台。



「凭什​​么啊！凭什​​么不抓他，他明明是那么坏的一个​​人！」

「我们都把他送来公安局了，你们却说不抓人！」

我听得有些疑惑，就好奇地走了过去，只见门口有几个人在吵架。

吵的主要是俩姑娘，她们气得满脸通红，神色激动。

一位警察站在她们的身边，满脸无奈。

除了这三人，还有一人正死皮赖脸地靠在墙壁上，阳光照耀下，他那紫色的头发极其亮眼，脸上有一道淡淡的伤疤。

赵宇轩！

我睁大眼睛死死地看着他，而那警察无奈地说：「我们真没权力抓他，他又没犯法。」

「他是坏人啊！」

「我承认他做的事情没有道德，但他确实没犯法。」

经过那几个女孩的争吵，我总算是知道了。

这两姑娘每次上班的时候，都会路过一个桥墩。

有天下暴雨，她们就到桥墩下面避雨，忽然听见有呜呜叫声。

那桥墩底下有片野草堆，里面生活着一只狗妈妈，另外还有三只小奶狗。

小奶狗们才刚出生，连眼睛都睁不开，刚开始俩姑娘有些害怕，因为猫狗这类畜生做了妈妈之后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崽子，性格会变得极其暴躁。

可信信那只狗妈妈不同，它虽然还在哺乳期，却非常温柔，当俩姑娘去喂食



俩姑娘被治愈了，她们想收留小狗一家，但现在狗妈妈还在哺乳期，她们不敢乱给小狗一家换环境，于是每天都来喂养，和小狗一家也越来越熟。

可就在今天上班的时候，她们刚路过桥墩想看看小狗一家，却听见了凄厉的惨叫。

跑下来看，才发现赵宇轩用一根铁丝圈套住了狗妈妈，当着三只小奶狗的面把它勒死了。

俩姑娘气得不轻，就把赵宇轩送来了警察局。

警察叹气道：「那是野狗，那不是你们的狗。如果你们把狗带回去养了，承担起饲主这个责任，那这狗就是你们的财产。这样你们把他送来，他肯定算是侵犯个人财产了。但问题是.....那是野狗啊！」

「是啊，我这叫为民除害.....」赵宇轩依然表现得死皮赖脸，「我杀野狗怎么了？我是怕那野狗以后乱咬人，所以见义勇为把它弄死了。警察不但不抓我，还要给我颁奖呢！」

那警察怒喝道：「你少说几句吧！那狗也不是生活在市区，都没招你惹你，没见过你这样没脸没皮的！」

赵宇轩立即睁大眼睛说：「你是警察怎么骂人？」

这警察也是憋急了，最后只能说：「我言语激动了，我和你道歉，对不起。」

俩姑娘还是满脸委屈，赵宇轩却已经得意洋洋地离开：「以后没事别乱找警察，不要占用宝贵的社会资源。」

他没发现我，还在乐悠悠地往外走着，而我已经跟在了他的身后。

念之.....



我和念之发过誓——以牙还牙，百倍奉还！

赵宇轩似乎是真的没有什么事能做，大好的工作日白天，他在街上到处游荡。

我尾随着他，而他只是找了个干净点的路边椅子，就一直坐在那玩着手机，偶尔有女人经过了，他会多看几眼，然后又一直在椅子上待着。

他时不时抽根烟，偶尔从左边口袋掏出一包 22 元的红利群，最后却舍不得抽，将那烟放在鼻子前闻了闻，最后塞进口袋，从右边口袋拿出一包 7 元钱的红塔山，美滋滋地抽了起来。

一坐，便是在椅子上玩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手机。

后来他总算是起来了，去了一带都是私人工厂的道路，烈日下工人们待在昏暗的改造民房里干活，大型电风扇对着里边吹风，先前见过的那个绿头发待在一家工厂里，正聚精会神地磨着机器刀片。

赵宇轩对着里边喊了几声，刚开始因为磨刀片的关系，那绿头发没有听见。过会儿他把机器关了，总算是听见赵宇轩在喊他。

他走出来，赵宇轩说：「弄钱去呗？」

「不去了不去了……」绿头发摇头说，「我都在这干活了，已经干了半天。」

赵宇轩不耐烦地说：「别干了嘛，又不缺这一天，晚上去溜冰场，有妹妹。」

绿头发说：「真不去了啊，上次吓死我了，差点给那人开车撞死。」

赵宇轩无奈地说：「那人就是个大傻逼你知道吧？别怕，我上次就是不想闹事，想讹他一笔钱，谁知道那警察帮着他。再让我遇见他，我他妈打得他跪下叫爸爸，我很能打的。行了你别干了，晚上我有烟。」



他忽然拿出红利群香烟晃了晃，难怪刚才都不肯抽，原来是为了晚上在朋友们面前摆阔。在他的世界里，自己抽得起二十多元一包的香烟，是很有面子的事。

绿头发很认真地说：「我真不去了，我老跟着你干那些，也挣不到什么钱，上次还差点把命丢了。我现在就想好好干活，不然过年了没钱回家。」

「傻逼，打工是没有前途的。你要是觉得偷狗没钱，我带你偷发动机去嘛，我知道有个网吧，他们没把发动机锁起来。」

「打工也许没前途吧，但我要是不打工，我就要饿死，我回去干活了，我不偷了，我很怕上次那样的人，不想再遇见了。」

「哎呀都说了，他要是再敢来，我打得他跪下道歉，是不是不相信兄弟？」

绿头发明显不愿意再跟赵宇轩多话，转身回去了工厂，赵宇轩骂了句没出息，也只好自己一人离开了。

这一下，赵宇轩终于没到处乱逛了。

他出了城，到了一个村边的出租屋里，说来也厉害，这家伙竟是一直走路回去的，我跟着他走了四十分钟。

想必赵宇轩也没什么钱，市区内的出租屋不是他能承担的价格，于是他专门租郊区的房子。

我在外头等着，不过多久就看见他又带了一把自制的弩出来，并且推出了他的电动车。他将自制的弩放在了电动车的箱子里，然后坐了上去。

又要做这勾当吗？

我眼看着他要骑电动车，再这样下去我肯定会把他跟丢了。



我观察四周，却见不远处的私人作坊门口，有几个工人坐在电动车上抽烟聊天。

我来到他们身边，指了指这些车说：「几位朋友，这些车是你们的吗？」

他们点点头，疑惑地看着我，而我继续说：「是这样的，我急着有事，想两千块买一台车，你们谁愿意卖？」

「两千块买这么旧的电动车？」一人吃惊地说，「你不是开玩笑？」

「不开玩笑，我真的急用。」

「哎呀兄弟你急用就拿去嘛，谁家还没有急事了，你到时候还我就好了……」那人跳下了自己的车说，「我这车二手卖出去也才几百块，不能仗着你有急事就讹你啊！你骑吧，我昨晚刚充过电。」

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要不我先把钱给你，如果我没还你车，就当 I 买了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你转两千。」

「哎呀二手电动车不要这么多钱，大不了你给六百块，我反正也想换车，六百块不低了。」

「行，谢谢。」

我迅速给他转了钱，骑着电动车回来，却见赵宇轩已经骑远了，我连忙就跟在了后面。

这家伙的目标果然又是郊区的农村。

等跟着他来到农村，赵宇轩很快就盯上了一户人家栓在外面的狗。

当他举起弩的时候，那二楼窗户探出了一个光膀子壮汉，指着赵宇轩大骂：「你他妈干嘛！」



赵宇轩吓了一跳，连忙收起了弩，对着那户人家大骂：「我来你家草你妈！」

话刚骂完，他赶紧骑着电动车上了山路，而我也是跟在了他后边。

一直骑到荒无人烟的山上，赵宇轩才觉得自己安全了，他停下车，又从口袋里掏烟。

我看了看四周，这里确实没有人了。大夏天的，这山附近虽然有旅游地，但没人愿意大白天来暴晒，人们不会闲着没事往这开车。

于是我加大油门骑向赵宇轩，他正好在忙着点烟，在赵宇轩点完烟启动电动车的时候，我跳下了车，一手抓住了他的电动车后座。

他正好启动，却被我强行拖了回来，立马回过头来，等瞧见了，他惊得睁大眼睛。

我静静地说：「听说你很能打？」

「你想干嘛！」

赵宇轩急得叫了一声，而我已经一把扯住了他的紫色头发，将他砸在了地上。

山里响起了他的痛叫，他摔倒在地，而我一脚踹在了他的脑袋上，冷声说：「你要打得我跪下道歉？」

「我草！你他妈没完了是吧！」

赵宇轩急坏了，他爬起身，还真是一个飞踢朝我踢了过来。

他身体的柔韧性不够，只能将脚踢到腰部的位置，紧身裤还让他的速度大大变慢，显得极其滑稽。



吃痛的赵宇轩想惨叫，但我已经一脚踩在了他的脸上，将他彻底踩懵了。

我叹着气，轻轻地说：「你父母将你养这么大，你到底都在做什么呢？」

他挣扎着想起来，而我也没打算压着他，这家伙爬起身后，握起了双拳对着我就是一顿王八拳。

我不慌不忙地避开他的攻势，突然出拳打向了他的左脸，他吓得赶紧捂住自己左边的脸，但我已经做了个假动作，一耳光扇在了他的右脸上！

「啪！」

清脆的耳光声伴随着红起来的脸，让赵宇轩大感侮辱，他嘴里骂着脏话，而我又是一拳砸向他的面门。

他吓得再次捂住脸，但我又做了个假动作，一脚踹在了他的肚子上。

赵宇轩痛得捂住肚子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

我单手抓着他的头发，冷冰冰地说：「喂.....这样不对吧？我听说你很能打的。」

[点击查看下一节](#) ∨

那年百里荒凉路